*創造我們的未來：澳大利亞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結果*

摘要

**導言**

藝術是人類體驗的重要表現，我們通過它來慶祝、紀念和交流。藝術和創造力可以讓我們團結和愉快，令我們更加健康快樂。藝術提升和愉悅我們，賦予我們歡樂的時刻，或讓我們從日常生活的挑戰中擺脫出來。

藝術和創造力也連接著我們彼此，連接我們的過去和現在，幫助我們想像未來。它們提供了一面鏡子，映射出人類在所有鬥爭和勝利中的經歷。**體驗藝術將我們與思想、情感和故事連接起來，激發快樂、意義、想像和共鳴。**藝術可以激勵我們，教育我們，豐富我們和改造我們。

“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詢問澳大利亞人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藝術和創造力的。澳大利亞人對藝術和創造力感覺如何？我們的藝術實踐是如何變化的？我們認識到了藝術和創造力對生活和社區的影響嗎？澳大利亞人對藝術的公共資金支持感覺如何？

通過《創造我們的未來：澳大利亞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結果》，我們對這些和更多的問題展開探討。“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系列調研，2019年是繼2016年、2013年和2009年之後的第四次調查，其結果是基於對8,928名澳大利亞人的全國代表性抽樣。

**系列調研全面描繪了澳大利亞人與藝術之間不斷發展演變的關係。**它涵蓋了參與澳大利亞各地各種形式的藝術，包括商業的和非營利機構的；參與免費的公共藝術；從業餘愛好者到專業藝術人士各個級別的創造性參與；以及數位化對我們創造、體驗、參與藝術和創造力的方式的影響。

跟蹤藝術參與的趨勢有助於深入瞭解這一領域的增長機會和進入的障礙。它向藝術界提供參與者、觀眾和市場的資訊，並**建立有關藝術對澳大利亞人和我們國家未來的價值的證據基礎**。它有助於確保藝術的知情對話。

“2019年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於2019年11月至12月進行，就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擾亂我們的世界、生活和文化創意產業之前不久。《調查結果》提供了**在大流行病影響之前澳大利亞人參與藝術情況的基準**，在大門重新打開、觀眾重新建立以及文化和創意產業重新點燃之時，提供急需的資訊。

調查還就藝術與創造力**在健康、旅遊和教育方面的聯繫提供了重要見解**，這些領域在我們的國家復蘇和展望未來之時將至關重要。它指出了藝術在構建社會凝聚力和創造真正包容的文化屬性上的力量，在我們的文化屬性中，原住民藝術處於中心地位，所有澳大利亞人都感覺自己是我們國家故事的一部分。

根據時代的變化，“2019年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採用了線上調查的方式，而2016年則是通過電話和線上調查兩種方式進行。由於這一變化，能夠向我們展示趨勢的最可比性結果是2016年線上調查的結果，而不包括電話調查的結果。與之前2016年公佈的調查報告《連接澳大利亞人》相比，這份只採用了“2016年線上調查”的結果中的數字和趨勢顯得要低一些，但這是因為方法的改變，而不是真正的減少。事實上，可比趨勢表明，從2016年至2019年，澳大利亞人的藝術參與度和對藝術價值的認同程度全面上升。

除了將“2019年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轉到線上進行，我們還採用了有針對性的方法，確保這些群體在調查中得到更好的代表：澳大利亞青年、主要首府以外和偏遠地區的原住民社區、語言可能成為其參與調查的障礙的社區，以及有智力殘障的澳大利亞人。我們繼續發現和增進我們對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如何理解、參與和重視藝術的認知。

為了更深入地理解調查結果，《創造我們的未來》還納入了焦點小組討論的資料，並在整個報告中吸收了其他研究來源，以提供背景並描繪出一幅更豐富的畫面。報告中分享的來自業界關於澳大利亞人和藝術的故事，使畫面生動起來。

《創造我們的未來》的“聚焦”部分將關鍵主題的調查結果彙集在一起。這些主題突出了藝術和創造力對澳大利亞人和我們國家未來的價值，包括：

* 通過藝術和創造力在兒童發展、教育、地方經濟、旅遊和未來技能方面的作用，**實現經濟價值和未來的成功；**
* 通過藝術和創造力的力量**構建社會凝聚力**，塑造我們的國家身份，慶祝我們的多樣性、共鳴和聯繫，以彌合社會分歧；
* **支持我們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包括應對老齡化、社會孤立、孤獨和心理健康等重大挑戰。

確保**所有澳大利亞人平等地享受藝術和創造力帶來的益處**也是一個聚焦的主題，不平等將是澳大利亞藝術理事會進一步研究的重點。當前，藝術和創造力比以往更具有重要作用，幫助澳大利亞人駕馭快速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變革，構建健康的公民社會。

“2019年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結果顯示，澳大利亞人越來越認識到藝術的積極影響。幾乎每個澳大利亞人（98%的人）都以某種方式參與藝術，無論是通過聽音樂、閱讀、線上參與、創造性地參與、親自參與藝術，還是參與來自我們文化背景或社區的藝術（圖1）。藝術不是奢侈品，它植根於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現在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人同意原住民藝術是澳大利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原住民藝術的興趣正在增長。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之前，澳大利亞人對線上和現場藝術參與的興趣也在增加——數位平臺沒有取代現場體驗，而是提供了互補的體驗和參與方式，這些體驗和參與方式可以轉化為現場觀眾的增長，讓所有澳大利亞人更多地接觸藝術。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之前，現場參與藝術活動非常興旺。藝術和創造力擁有將我們連接在一起的力量，加上澳大利亞人對參與藝術活動、藝術體驗及藝術節日益增加的濃厚興趣，凸顯了藝術在振興旅遊業、提升經濟、提升身心健康和幸福感以及為子孫後代創造未來方面發揮的關鍵作用。

1. 圖一：**2019年澳大利亞人的藝術參與情況**



**第一章：藝術和創造力對澳大利亞人的價值**

**藝術和創造力的影響**

現在，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人認識到藝術和創造力在我們生活和社區中的一系列積極影響。2019年，84%的澳大利亞人認可這些積極影響，2016年這一占比為75%。[[1]](#footnote-1) 自 2016 年以來，在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探討的所有“影響”領域裡，人們的認同都有所增加。

這包括對藝術和創造力在以下領域影響認同感的提升：兒童發展（63%，上升13個百分點），身心健康和幸福感（56%，上升11個百分點），應對壓力、焦慮或抑鬱（56%，上升11個百分點），理解其他人和文化（60%，上升8個百分點），為當地企業帶來顧客（41%，上升9個百分點）。此外，每兩個澳大利亞人中就有一個認為，藝術可以培養未來勞動力所需的創造性技能（47%，2019年調查新增內容）。

**澳大利亞人對待藝術的態度**

2016年調查中一些態度的模棱兩可（受訪者對於態度陳述既不同意也不反對）發生了轉變，澳大利亞人對藝術模棱兩可的態度在減少，變得越來越積極。

自2016年以來，澳大利亞人最顯著的態度轉變是在以下領域態度更為一致：認為**藝術家應該享有言論自由**（76%，上升15個百分點），認為**藝術讓我們與其他人聯繫起來**（53%，上升15個百分點），認為**藝術應得到公共資金支援**（63%，上升12個百分點），認為**藝術應成為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73%，上升12個百分點）。

**藝術和創造力領域的投資**

澳大利亞人對在藝術領域投入公共資金十分支持，這種支持仍在增加，並且他們有明確的投資重點。排在最前面的兩個重點投資領域分別是**確保年輕人獲得藝術和創造性體驗，以支援他們的學習和發展**（74%的受訪者將此列為公共或私人投資的三大重點之一），以及**確保人們能夠享受到免費或低價的藝術活動**（68%）。

超過半數的澳大利亞人認為，資金應確保**可以獲得藝術和創造性體驗來支持我們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55%的人將此列為公共或私人投資的三大重點之一）。四分之一的人將投資重點放在能夠拓展邊界、推動創新的藝術上（26%）。

澳大利亞人對藝術的重視程度體現在他們為支援藝術家、藝術組織和藝術專案所付出的時間和金錢上。澳大利亞人**對藝術的捐贈**越來越多（26%，高於2016年的18%），包括**捐贈資金**（從6%增加到10%），提供**志願服務**（從6%增加到9%）和**支援眾籌**（從5%增加到8%）。

***創造我們的未來：聚焦經濟價值和未來的成功***

澳大利亞年輕人重視藝術並高度參與。年輕人和藝術之間有一種互惠的關係：與藝術的聯繫讓他們為成功做好準備，反過來，他們又在國家的未來中發揮關鍵作用。

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的結果突出了藝術和創造力對兒童發展、教育、地方經濟和未來技能的重要性。這與情況相符——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藝術和創造力在教育中的價值，以及創造性技能在未來勞動力中的重要作用。

此前的研究已表明藝術是地區、國內和國際旅遊業的強大驅動力。[[2]](#footnote-2)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之前，澳大利亞人對藝術節和藝術活動越來越多的積極參與凸顯了藝術在振興旅遊業和我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章：我們的文化身份和多樣性**

**原住民藝術**

原住民藝術是理解澳大利亞人的核心。現在，更多的澳大利亞人同意**原住民藝術是澳大利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75%，2016年為70%）。[[3]](#footnote-3) 然而只有一半的澳大利亞人認為**原住民藝術得到了充分的代表**（51%，2016年為48%），表明在構建原住民藝術代表性和形象方面仍有工作要做。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出現之前，對原住民藝術的參與和興趣十分踴躍且在不斷增長。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參與原住民藝術**（32%，高於2016年的26%），十分之四的人**對原住民藝術感興趣**（40%）。在感興趣的受訪者中，近半數表示其**興趣在增加**（45%）。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出現之前，對各種形式原住民藝術的參與都在增加，五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參加**原住民節日活動**（19%）。由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帶來的財務影響，人們擔憂未來各類活動的安排將趨於更為安全和保守，這突出顯示，我們需要確保原住民藝術不會失去來之不易的知名度，且澳大利亞觀眾接觸原住民藝術的機會不會減少。

**文化多樣性和藝術參與**

無論是在原住民、白人（Anglo-Celtic）還是移民社區，[[4]](#footnote-4) 藝術都是澳大利亞人連接和分享我們的文化背景、身份和遺產的一種主要方式。所有澳大利亞人都從我們人民和文化屬性的多樣性中獲益並得以豐富自己。超過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通過藝術和創造力連接和分享他們的文化背景**（36%），包括**參加藝術活動**（31%）。

超半數來自多元文化和語言背景的受訪者參與聚焦其文化背景或社區的藝術活動（55%）。超過八層的受訪者參加藝術活動（82%），包括重要的**跨文化藝術參與**和**對原住民文化的積極參與**。這是社會凝聚力和跨文化共鳴的積極指標。

澳大利亞人參加一系列現場活動，與他們的文化背景或社區保持聯繫，包括**現場音樂** （17%）、**節日或慶祝活動**（11%）。他們在各種地點參加活動，包括**音樂廳或劇院**（36%），**社區中心**（28%）和**地方公園**（28%）——當地社區的基礎設施對文化參與至關重要，尤其是在多元文化和語言的社區中。參加這些活動的澳大利亞人特別受益于**與家人或朋友在一起的時間**（51%），以及通過參加這些活動**認識社區中的人**（39%）。

許多澳大利亞人還**參與藝術創作來保持與他們的文化背景或社區的聯繫**（22%，包括46%來自多元文化和語言背景的受訪者），特別是通過**製作音樂**（9%的澳大利亞人，包括20%來自多元文化和語言背景的受訪者）。

***創造我們的未來：聚焦社會凝聚力***

澳大利亞的國家身份源於我們講述的故事——對我們自己、對彼此、對更廣闊的世界和我們子孫後代講述的故事。澳大利亞人越來越認同**藝術塑造和表達澳大利亞的身份，原住民藝術是澳大利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性地處理我們的過去對於形成一致的國家身份至關重要，在這個身份中，所有人都有一種歸屬感，藝術表現可以成為相互理解的重要橋樑。

藝術和創造力具有連接我們所有人的獨特能力，無論我們的生活環境和經歷如何。數百萬來自多元背景的人如今將澳大利亞視為家園，他們共同的故事促進了尊重與共鳴，並有力地將我們與全球社區聯繫在一起。雖然我們知道，為確保藝術充分體現澳大利亞人民的多樣性，仍有工作要做，但更多的澳大利亞人現在同意，**澳大利亞的藝術反映了我們的文化多樣性**。人們也日益認識到，藝術**讓我們彼此相連**，**幫助我們理解不同的觀點**，並**影響我們對其他人和文化的理解。**

在兩極分化加劇和全球對不公正、種族主義和不平等的關注日益加劇的環境中，藝術提供了駕馭多種觀點的機會，有助於重建人們對我們的機構和彼此的信任。藝術能夠讓人們聽到多種聲音，包括那些感覺自己被快速的社會變革拋在後面的聲音；幫助我們理解他人並與之共存，同時防止社會分裂和威脅。此時此刻，當我們展望未來，我們的藝術家在幫助澳大利亞人應對快速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變革以及建設健康的公民社會方面將發揮重要作用。

**第三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前澳大利亞人對藝術的參與情況**

**現場參與藝術活動**

“2019年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結果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出現**之前澳大利亞人現場參與藝術活動的基準**，將來現場表演行業重啟，我們的場地和畫廊重新開放之時，這些結果可以為重建觀眾群體提供重要的資訊。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之前，現場參與藝術活動非常興旺。2019年，超過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亞人親自參與了藝術（68%），比2016年上升近10個百分點。[[5]](#footnote-5)

各類藝術活動的參與度都有所增加，包括現場**音樂、戲劇、視覺藝術和手工藝、舞蹈、文學活動、節日**和**原住民藝術**。

年輕的澳大利亞人和有年幼孩子的父母對參與藝術活動尤為積極，這突出了藝術對我們年輕一代的身心健康和對澳大利亞文化未來的重要性。

**聚焦不同藝術形式的現場參與度**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之前，近半數澳大利亞人觀看現場音樂表演，且人數在增加（48%，2016年為43%）。平均而言，去現場觀看音樂表演的受訪者2019年平均觀看了10.9次表演，或每個澳大利亞人平均觀看4.2場現場音樂表演。[[6]](#footnote-6) 超過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現場欣賞**當代音樂**（28%），現場欣賞**古典音樂**的有8%。澳大利亞人觀看現場音樂表演的地點包括**音樂廳或劇院**（19%）、**酒館**、**俱樂部或酒吧**（16%）、**戶外空間**（16%）、**體育場或競技場**（15%）和**禮拜場所**（4%）。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之前，**現場劇場**連接著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人（37%，2016年為30%）。到劇場看演出的人2019年平均觀看表演的次數為8.8場。五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到**音樂劇場或歌舞劇場**觀看表演（19%），16%的人去**傳統或當代劇場**，7%的人去看**馬戲團**表演，6%的人去**兒童劇院**觀看表演。

超過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參加**視覺藝術和手工藝**活動（37%，高於2016年的33%）。2019年，每位澳大利亞人相當於參加了三次視覺藝術和手工藝活動。五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參與了**繪畫、版畫或街頭藝術**（19%），13%的人參與了**攝影**，12%的人參與了**雕塑、裝置或燈光投影**，12%的人參與了**手工藝**。

十分之三的澳大利亞人參與了**跳舞**（29%，2016年為24%），而且參與頻次最高，2019年平均參加了16.3次跳舞活動。舞蹈的種類豐富多樣，包括**當代舞**（7%）、**芭蕾**（6%）、**街舞或嘻哈**（6%）、**社交或競技舞蹈**（5%）和**古典/傳統/民族舞**（5%）。

澳大利亞人越來越多地通過**書籍或文學活動**聯繫在一起（22%，2016年為15%）。2019年，參與圖書或文學活動的人平均參加了15.6場活動。澳大利亞人通過作家**講座或圖書發佈會**（8%）、**讀書俱樂部**（6%）、**閱讀**（6%）和**作家節**（6%）與文學和與彼此聯繫。

**節日觀眾**

節日將人們和社區聚集在一起，在澳大利亞旅遊業中發揮關鍵作用。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之前，節日是許多澳大利亞人生活的一部分 （42%），其受歡迎程度正在增長（自 2016 年以來上升了 9 個百分點）。有16歲以下子女的父母最有可能參加（54%）。節日將家庭和社區連接在一起。

澳大利亞人參加一系列節日活動，包括**音樂節**（23%），**多種藝術形式的藝術節**（18%），**視覺藝術節或博覽會**（14%）和**表演藝術節**（12%）。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參加**與特定文化群體或社區相關的節日**（24%），包括**原住民節日**（19%）。

**現場參與的動力和障礙**

娛樂、社會聯繫、身心健康和幸福感是人們參與藝術的主要驅動力。促使澳大利亞人參與藝術的動力有**樂趣和娛樂**（63%），**社交和與他人聯繫**（41%），**瞭解其他觀點和文化**（33%）及**提升身心健康和幸福感**（25%）。八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參與藝術是為了**發展教育、培訓或工作方面的技能**（13%）。

十分之四的澳大利亞人希望參加更多的藝術活動（42%）。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之前，費用和地點是提升參與度的主要障礙：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因為**門票或入場費用**無法參加盡可能多的活動（34%）；四分之一的人表示， **他們住的地方附近沒有藝術活動**（25%）。

雖然對於生活在偏遠地區以及一定程度上對於生活在主要首府城市以外地區的人來說，活動地點和難以獲取這些活動是更為顯著的障礙，但總體而言，這對於人們參加藝術活動和節日的影響並沒有預想的大：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之前，68%偏遠地區的受訪者參與藝術活動，在主要首府城市以外地區，這一數位為64%，在大都市地區這一比例為70%。那些生活在偏遠地區的人最有可能說他們想參加更多活動。

***創造我們的未來：聚焦所有澳大利亞人平等獲得藝術和創造力***

所有澳大利亞人都應該獲得鼓舞，讓自己與優秀的藝術體驗交流並沉浸其中。藝術不是奢侈品，而是一種公共產品，在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和促進公民生活一系列領域的包容性方面發揮其作用。將藝術的益處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十分必要。

雖然98%的澳大利亞人在某種程度上參與藝術，但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的結果突出了澳大利亞人在如何參與藝術方面的社會經濟不平等。此外，**確保人們能夠獲得免費或低價的藝術活動**是澳大利亞藝術資金支持的重點之一。

關於澳大利亞人線上參與藝術和創造力，家庭收入似乎沒有起到重要作用。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之前，藝術的數字和現場參與度都在增加。疫情期間對藝術參與度的研究發現，數位產品使一些澳大利亞人能夠體驗他們通常看不到或負擔不起的藝術。大多數藝術觀眾希望將來場館重新開放之後，數字平臺仍保留為一種選項，特別是對於弱勢群體和參與藝術受限的人。[[7]](#footnote-7) 數位平臺沒有取代現場體驗，而是提供互補的體驗和參與方式，並且可以轉化為現場觀眾的增長，讓所有澳大利亞人獲得更多參與藝術的機會。

文化包容對澳大利亞社區和子孫後代的身心健康、幸福感和繁榮至關重要。不平等的問題將是澳大利亞藝術理事會進一步研究的一個重點。

**第四章：澳大利亞人的創造性參與**

**創造性參與**

創造性參與可以有多種形式——從藝術攝影到演奏樂器；從在社區合唱團唱歌或參加社區藝術課程，到更專業的藝術創作形式。澳大利亞是一個越來越具創造力的國家。

**創造性地參與藝術**的澳大利亞人比例（45%）自 2016 年以來提高了 13 個百分點。這包括更多地參與**視覺藝術和手工藝、音樂、創意寫作、舞蹈和戲劇**。[[8]](#footnote-8)

青年人、16歲以下兒童的父母、原住民受訪者、多元文化和語言背景的受訪者和殘疾受訪者的創造性參與尤為突出。

此外，2019 年，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使用數位平臺進行創意創作**（32%）——從創建抖音視頻或模因（memes）到創作音樂、數位視覺藝術或詩歌。

**聚焦創造性參與的藝術形式**

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人參與**創意視覺藝術和手工藝**（23%，高於2016年的20%），包括**繪畫、版畫**或**街頭藝術**（11%）、**攝影**（10%）、**手工藝**（10%）、**數位或視頻藝術**（5%）以及**雕塑、裝置**或**燈光投影**（3%）。

超過300萬澳大利亞人**創作音樂**（從12%上升到15%），包括**演奏一種樂器**（10%），**唱歌**（6%），**寫歌、混音或作曲**（6%）。

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人參與**創意寫作**（從9%上升到14%），包括寫**小說或短故事**（6%）、**詩歌**（5%）、傳記或歷史等**創意類非小說**（4%）、**教學類非小說**（3%）和**戲劇或圖形小說**（各2%）。

近十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參與舞蹈**（從6%上升到8%），包括**當代舞蹈**（3%）、**街舞或嘻哈**（3%）、**社交或競技舞蹈**（3%）、**芭蕾**（2%）和**古典、傳統或民族舞**（2%）。

澳大利亞人越來越創造性地參與到劇院中去（從5%上升到6%），包括**音樂劇場或歌舞劇場**（3%）、**傳統或當代劇場**（3%）、**兒童劇院**（2%）和**馬戲團**（2%）。

此外，六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參與**社區藝術**（16%），這包括社區合唱團和社區劇院，它們展示了對身心健康和幸福感以及社區凝聚力的益處。它還可能包括社區藝術和文化發展（CACD），這是一種特定類型的藝術實踐，其中社區成員和專業藝術家作為一個群體合作創造藝術，來反映這個地方和社區。

***創造我們的未來：聚焦身心健康和幸福感***

身心健康和幸福感越來越成為國際上通行的一種政策考量。在健康服務和社會護理的投入領域，藝術可以帶來節省和收益，幫助應對老齡化、孤獨、慢性病和心理健康等重大挑戰。

澳大利亞人越來越認識到藝術和創造力對**我們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以及**幫助我們應對壓力、焦慮或抑鬱**的積極影響。在藝術的公共和私人投資方面，超過半數的澳大利亞人認為，資金應該確保**藝術和創意經歷能夠用於支持人們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

取得聯繫及獲得身心健康和幸福感是人們參與藝術的兩個主要驅動因素，同時也是人們參加以各自文化背景或社區為重點的藝術活動所獲得的主要收益，特別是多元文化和語言社區中的年輕一代。

新的研究表明，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期間，支援身心健康和幸福感一直是人們參與線上藝術的主要動力，參與線上藝術使澳大利亞人感到相互聯繫，克服孤獨感。[[9]](#footnote-9) 當我們展望未來及其所有的不確定性，用創造力提升和連接彼此的能力滿足了日益緊迫的社會需要。

**第五章：聆聽錄製的音樂、閱讀和數位互動**

**聆聽錄製的音樂**

錄製的音樂貫穿於幾乎每個澳大利亞人的一生，為我們的生活提供了配樂，幫助我們度過每一天。2019年，1900萬澳大利亞人選擇**收聽錄製的音樂**（92%）。

與2016年相比，收聽自己擁有的音樂或通過電臺和電視聽音樂的澳大利亞人變少了。現在，使用**線上流媒體（付費或免費）**（67%）與**廣播或電視收聽**的比例（68%）幾乎持平。半數45歲以下的澳大利亞人通過付費訂閱來播放音樂（52%），為音樂產業提供了重要收入。

**每天**，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通過廣播或電視聽音樂（34%），大約五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使用付費服務來播放音樂（18%）。

**閱讀**

儘管生活繁忙且因數位技術而分心，閱讀仍然是澳大利亞人一項最基本的活動，並提供終身的樂趣。自 2016 年以來，**為快樂而讀書**的澳大利亞人比例（72%）提高了 17 個百分點。[[10]](#footnote-10) 最受歡迎的閱讀材料為**小說或短篇故事**（47%），**教學類非小說**（如指南或食譜）（32%）和**創意類非小說**（如傳記或歷史）（31%）。

**印刷書籍**仍然是最受歡迎的形式，每十個澳大利亞人中有七個人閱讀印刷書籍（69%），其中四分之一55歲以上的澳大利亞人每天閱讀印刷書籍（23%）。五分之二的澳大利亞人閱讀**電子書**（41%），近三分之一的人聽**有聲讀物**（31%） 。

**與藝術的數字互動**

大多數澳大利亞人**線上參與藝術活動**（82%，2016年為76%）。在數字時代，藝術比以往更容易獲得。收聽流媒體音樂仍然是最流行的參與方式（67%）。

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亞人**使用數位平臺參與藝術**（64%），包括**Facebook**（38%）、**YouTube**（38%）和**Instagram**（25%）。

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在數位平臺上創造性地表達自己**（32%），包括通過**圖庫**（9%）、**模因** （8%）、**音樂或歌曲**（7%）。但從視頻遊戲到創意博客，澳大利亞人對於哪些數位創作可以被視為藝術有不同的看法。

**第六章：聚焦社區中目標群體的藝術參與**

**與Z一代聯繫**

年輕人對澳大利亞文化的未來和我們國家未來的成功至關重要。幾乎所有15-24歲的澳大利亞年輕人都認識到我們的生活和社區中**藝術和創造力的積極影響**（91%）。

十分之四的澳大利亞年輕人為藝術**投入時間和金錢**（40%），其中在18-19歲的年輕人中這一比例接近半數（49%）。澳大利亞年輕人對在藝術領域投入公共資金十分支援，他們的投資重點是**確保年輕人獲得藝術和創造性經驗，以支援他們的學習和發展**。

15-24歲的澳大利亞年輕人非常活躍——五分之四的年輕人**參加藝術活動**（83%），包括**現場音樂**（66%）和**節日活動**（61%）。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參與藝術是為了**瞭解其他觀點和文化** （35%），超過四分之一的人為了**提升身心健康和幸福感**（27%）。二分之一的澳大利亞年輕人通過藝術和創造力**與文化和社區保持聯繫**（53%），三分之二的人**創造性地參與藝術創作**（66%）。大多數澳大利亞年輕人同意**原住民藝術是澳大利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76%），47%的年輕人參與**原住民藝術或節日**。絕大多數澳大利亞年輕人**為了快樂而讀書**（73%）；付費（60%）或免費（70%）**收聽流媒體音樂**；並**使用數位平臺探索**（84%）或**表達創意**（62%）。

**主要首府以外和偏遠地區的原住民社區**

2019年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擴大了範圍，以確保主要首府以外和偏遠地區的原住民得到更好的代表。我們在 Lismore（新南威爾士州）、Woorabinda（昆士蘭州）、Humpty Doo（北領地） 和達爾文（北領地）由原住民訪問者進行了150場面對面的訪談。

幾乎所有接受採訪的原住民受訪者都認為藝術具有社會、文化和經濟價值，包括**為當地企業帶來顧客**（85%）和**培養未來勞動力所需的創造性技能**（90%）。

除了戲劇和文學活動之外，主要首府以外和偏遠地區的目標原住民受訪者比澳大利亞人總體對藝術的參與程度更高，而且他們希望更多地參與藝術。和澳大利亞人總體相比，他們更有可能認為**原住民藝術沒有得到很好的代表**。（51%對35%）。

和澳大利亞人總體相比，主要首府以外和偏遠地區的目標原住民受訪者更可能**線上參與藝術**，其中四分之三的人**使用數字平臺**參與藝術活動（74%）。然而儘管數位參與度很高，但主要首府以外和偏遠地區的目標原住民受訪者更不太可能將數字創作視為藝術。

**多元文化和語言社區**

2019年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擴大了範圍，以確保來自多元文化和語言社區的澳大利亞人在結果中得到更廣的代表。調查被翻譯成六種語言，包括新興社區和成熟社區：阿拉伯語、丁卡語、普通話、西班牙語、烏爾都語和越南語。

和澳大利亞人總體相比，多元文化和語言社區的受訪者更可能**參加藝術活動**，特別是**書籍和文學活動**（45%），**舞蹈**（45%）和**原住民藝術**（82%）。他們更有可能被激勵參與藝術來**表達自己**（24%）以及**培養教育、培訓或工作技能**（21%）。與澳大利亞人總體和其他多元文化和語言受訪者一樣，五分之二的多元文化和語言的目標受訪者希望比現在更多地參與藝術（42%）。

與其他群體相比，多元文化和語言的目標受訪者更不太可能認可**藝術反映了澳大利亞文化的多樣性**（59%，相比之下，澳大利亞整體比例為71%，其他多元文化和語言受訪者比例為77%）。

與澳大利亞人總體相比，多元文化和語言的目標受訪者更有可能**創造性地參與藝術**（78%），尤其是**戲劇**（22%），並且更多地**線上參與藝術**（79%）和**通過數位平臺參與**（82%）。多元文化和語言的目標受訪者重視參與其文化背景的藝術，以保持他們的文化，並與更廣泛的澳大利亞社會分享。

**有智力殘疾的澳大利亞人**

2019年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擴大了範圍，以確保有智力殘障的澳大利亞人得到更好的代表，我們共進行了68次有針對性的易讀調查。

智力殘障人士對藝術持積極態度，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認為**藝術有助於我理解事物**（59%），**政府應該資助藝術**（57%）和**藝術幫助我與人聯繫**（56%）。

總體而言，幾乎所有智力殘障的受訪者都**參與藝術**（92%）。他們參與藝術是為了**擁有樂趣**（84%）， **瞭解文化**（74%），**社交**（70%）**學習技能**（52%）。與總體澳大利亞人相比，他們對**原住民藝術的興趣**高一倍多（87%），但參與的可能性不到一半（13%）。

2019年，幾乎所有目標智力殘障受訪者都閱讀了一本書（95%）。他們更有可能**在收音機或電視上聽音樂**，或者**聽他們擁有的音樂**，但更少收聽流媒體音樂。與澳大利亞人總體相比，智力殘障的受訪者更有創造力，幾乎所有人都以某種方式**創造性地參與藝術**。

1. 為了與 2019 年使用的調查方法保持一致，2016 年的資料只使用了線上取樣調查的結果，這些資料可能與此前發佈的2016年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報告《連接澳大利亞人》中的數字不同。 [↑](#footnote-ref-1)
2. 澳大利亞藝術理事會2020年，《國內藝術旅遊：連接國家》。澳大利亞藝術理事會2018年，《國際藝術旅遊：連接文化》。澳大利亞旅遊研究2014年，《活動：區域旅遊的驅動力》。澳大利亞政府：澳大利亞貿易和投資委員會，坎培拉。 [↑](#footnote-ref-2)
3. 為了與 2019 年使用的調查方法保持一致，2016 年的資料只使用了線上取樣調查的結果，這些資料可能與此前發佈的2016年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報告《連接澳大利亞人》的數字不同。 [↑](#footnote-ref-3)
4. Diasporic被用來形容離開共同的原籍國或祖先生活，但仍與之保持積極聯繫的群體。這種大移居包含移民及其後代。 [↑](#footnote-ref-4)
5. 為了與 2019 年使用的調查方法保持一致，2016 年的資料只使用了線上取樣調查的結果，這些資料可能與此前發佈的2016年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報告《連接澳大利亞人》中的數字不同。 [↑](#footnote-ref-5)
6. 15歲及以上。參加的頻率不包括參加節日活動。 [↑](#footnote-ref-6)
7. Patternmakers 2020，“情況說明： 線上參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期間觀眾前景監測。 [↑](#footnote-ref-7)
8. 為了與 2019 年使用的調查方法保持一致，2016 年的資料只使用了線上取樣調查的結果，這些資料可能與此前發佈的2016年全國藝術參與度調查報告《連接澳大利亞人》中的數字不同。 [↑](#footnote-ref-8)
9. Patternmakers 2020，“情況說明： 線上參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期間觀眾前景監測。 [↑](#footnote-ref-9)
10. 为了与 2019 年使用的调查方法保持一致，2016 年的数据只使用了在线取样调查的结果，这些数据可能与此前发布的2016年全国艺术参与度调查报告《连接澳大利亚人》中的数字不同。 [↑](#footnote-ref-10)